



開宗

數龍頭七書



武經直解開宗合參

江陵張正泰嶽父輯著

舜水馬晉九事初鑒定

錢唐汪淇瞻猗父纂序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二



西陵汪桓訂正

司馬法

按司馬法本成周時制齊威王使大夫追述之近說有以

定爵等三章指為穰苴兵法○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晏平仲薦之景公以為將將兵持燕晉之師苴請王之寵

臣莊賈為監軍期而後至遂斬之○二軍震懷燕趙聞之悉

引歸皆反侵地景公以有功使為司馬後因以為氏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

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古者興師以討不義非好大喜功故曰仁本

古之治軍國者皆以仁為根本蓋仁乃心之全德其用主於愛莫大於仁民



愛物能仁民愛物則治軍國也不難義乃心之制事之宜治軍國者又必以義治之謂得其正爾以正治之或不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于戰必以聖方能籌之中材之人未可與權也是故殺人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其君用其民是也攻人之國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克商大齊其民是也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戰可也如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是也故仁者見親於人義者見悅於人智則人信恃之勇則人歸向之信則人信服之國內之民得我恩愛所以能守也國外之兵畏我威嚴所以能戰也凡戰伐之道不違農作之時不經歷疫癘之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兵於有喪之日不因兵於凶災之際所以愛夫欲國

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天下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

之民也隆冬盛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彼我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而婦愷軍樂也春獵曰蒐搜取物之無孕字者秋獵曰獮順秋陰之氣而殺之也天子于農隙以講武事也諸侯春月則整旅秋月則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此申言以義治之之意奔是敗北古者追入敗北不過百步綏是師車窮縱以其綏追躡敵兵不過三舍計九十里所以明吾札讓也不窮究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人所以明吾仁愛也敵兵已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所以明吾信也至義而不爭利所以明吾義也人既服降舍之不殺所以明吾勇也知軍事之所以終知軍事之所以始所以明吾智也六德者札仁信義勇智也

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

以時會谷其衆而教之以為紀。臨庶民之道。自古之軍政也。先王之治。上順天道。下設地宜。民之有德者。官而使之。正公卿大夫士之名。六卿分職。各司其治。立諸侯之國。辨公侯伯子男之職。以爵之尊。兵而重輕。其祿所以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訟得減。甲兵寢息。聖德之治也。此論善治。而及其效。見兵之不必用也。其次賢王制禮。以教民。中樂以教民。和。刑法則立。制度乃作。墨劓。腓。宮。大辟。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禮樂法度之不同。其有違天。上帝命。亂典常。反背道德。不順天時。而危殆有功之君。君指國君言。謂告天下諸侯。彰明其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禘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

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

先王之廟而告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不道。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相會。天子乃正亂國之刑。冢宰與百官布號令于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棄。公。樹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掠取民之六畜。禾黍及民家所用器物。見其老幼。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者。不敢相較。勿與為仇。敵若有傷。命醫藥調治。使歸其國。既誅有罪。天子與諸侯修正。逐征之國。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上下之職。此言賢王討不義之事。王霸之所以平治諸侯。有六事。以土地之多寡。示形勢於天下之諸侯。明統束也。以政事法令。平治天下之諸侯。定其亂也。以札與信。親附天下之諸侯。洽其心也。以

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禘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

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違其志也。以智謀之人結繫天下之諸侯固其變也。以兵革之九威服天下之諸侯屈其心也。此六者治諸侯之事也。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交谷天下之諸侯比是親親其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一者又行於六事之中也。會者諸侯以散施禁令有九事即大司馬九伐之法也。眼中如肉曰害之。削其地之四隅也。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則削其地。賊殺賢人擄害良民則斂其罪而討之。暴虐國內欺陵境外則會諸侯為壇以伐之。壇謂置之空曠之地出其君更立賢者也。田野蕪蕪人民逃散則削其地。賊其爵也。負其險固不服上命則灌師入境而侵之。賊殺同姓之親則正治其罪。放弑本國之君則殘滅其國。犯上之令

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殺。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

陵國之政則杜絕不與之交。通外內滯能禽獸同行則滅其國。毀其宗社。六事懷于未發之前。九事禁於已發之後。見不得已而用戰。仁天下之心也。古者以仁。句古者指三代之聖王言。仁即下文所云殺入安危以戰止戰也。○以義治之。句有違道于絕而犯義者我則興師仗義以治其罪。這便謂正兵。○正不獲意。句誅暴殘以安天下之民。至於我用正而彼或恃其險阻不得不用權。變以濟其正之窮。夫因不獲意而後用權則雖權亦不離乎正矣。○內得愛焉。句言聖王與仁義之師而國內之民素得恩愛而願為之守。蓋愛以結其心也。所以一字從得字看出來。○六德以時。句言六德本民性中所自有。時當教戰則六德俱為之教。故曰合教也。然不

舉賢立明。正復厥職。主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

以時雖教無益且以妨民時美○六德為民紀句蓋德存諸心而道則見于事者也帶人溺于取訟不知本性生既固有故當隨處體認而勿失古人教之正以為斯民律身之道而紀綱庶物者也○先王順天句天之道雖有春溫不嚴秋肅而先王因之順而行之決不違天以肆志者美○先王聖德句聖德指順天道設地宜命官分治而言之至指悅懷來服獄強兵饗而言先王開物成務奠庶民生其感化之隆至於內順外服如此之盛此非聖德不足以當之

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此言教習士衆之事

純是純上，不雜，天子之義必純上，而取法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子則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亦修德行政，明刑慎罰以法之。而又觀于先聖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士庶之義，內必奉教於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教訓，不可任用以戰也。古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序經制，使不相侵陵。德義不得相踰，材技不得相掩，勇力不得相犯。方是向三，若教民如此，故方向同而意氣和也。天子穆之，諸侯皇之，大夫濟之，士子蹕之。此國容也。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靡幟，金鼓笳鈴。此軍容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向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

武經七書
也不可入於國。故有德義者，守賈賤之
倫經，而不相踰越也。在上者，貴重不諱
伐功能之士，不諱伐功能之士，在上者
之器用也。苟不自伐，則無求於人，無求
於人，則與人無所爭。在國中聽斷事務，
要得其宜，故有材技者，不相掩蔽也。
聽從命令，為我之士，授以上賞，于犯命
令，為我士者，治以上戮。故有勇力者，不
相于犯也。既致教其民，歸于一轍，然後
謹慎選擇，而任使之。教誡之事，既極，修
整則百官之才足，狎任用矣。教又極，省
察則民興良善矣。習貫既成，則民體驗
力行之自然，成俗矣。皆人君教化之至
極也。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不歌甚遠，追
人退還，不必及之。不遠則不為彼誘，不
及則不為彼陷。以禮讓為固守，以仁愛
為制勝。既勝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

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
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
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
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
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
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
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
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
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

君子所以貴之也。有虞氏凡有戎事，必
告戒于國中，欲民體上命也。夏后氏凡
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軍成謀
也。殷人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外，
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也。周人
凡出師，征討，必待將與敵交刃，而誓告
之。欲致民必死之志也。夏以揖讓有天下，
是以正其德也。未嘗用兵之乃故矣。
器不雜，殷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乃矣。
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乃矣。夏賞有
功於朝，貴入之善也。殷戮有罪於市，威
人之不善也。周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
市，勸為善，懼為惡也。夏商周二王所以
彰明有德則一也。兵器不雜而用之，則
不鋒利，長兵以禦，短兵以守，長兵戈戟
之類是，短兵刀劍之類是。兵器太長，則
難以犯入，太短，則不及以擊。大輕則銳

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
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
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
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
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
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
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銳則易至於亂。太重則鈍，則不能濟事。戎車是兵車。夏曰鈞車，先道之以正也。殷曰寅車，先道之以疾也。周曰元戎，先道之以良也。旂是交龍為旂，夏旂玄首，象天之執，以入首黑也。殷旂色白，象天之義，以天體瑩也。周旂色黃，象地之道，以地體黃也。章士卒，所戴色號之章。夏章畫日月，尚其明也。殷章畫龍，尚其威也。周章畫龜，尚其文也。師旅之中多務威，則民心誦抑而不伸。少務威，則民心驕橫，不能制。嚴在上者，使民不得令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叙。故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使。為有司者，又凌辱之，所謂多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誦而不伸矣。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邪，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勇力，不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不貴善行之

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亦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人而貴暴行。在下之人，必陵侮其有司。所謂少務威也。少務威，則民力驕，不能制。勝矣。軍旅以舒徐為主。舒徐，則民力足用。雖與敵交兵，致於徒步，皆不致走。御軍者不馳驅，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軍旅之所以堅固，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人馬之方也。或遲或速，不違將之誠命。古者國容不入於軍，國容不入於國，則民德廢。是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是文勝於武也。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辯語溫和。在朝廷恭敬，而遜順。修治自己，以待夫人。君不召，不敢擅至。不問，不敢妄言。難進而易退。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也。此國容也在軍。高抗獨立，在行伍。馳逐而果敢。介冑在身，不拜全。札在衣，車不用。敵式為儀。城上不趨走。恐驚人也。危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

事不廢也。恐或疑也。此言軍容也。故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札與法表裏各有其用。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文與武左右各有其先也。古之賢主。明民之德。而無所隱。盡民之善。而無所蔽。故德皆可舉。無廢德也。民皆可用。無簡民也。賞無所不至。不賞而民皆善。罰無所試。不罰而民皆不為惡。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至德之既致也。夏后氏賞入之善。而不用罰。教之至也。殷人罰入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將衰也。賞不過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待其遷移。行刑。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凡有大捷。不用勸賞。上下皆不誇伐其善。上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下誠不伐善。必無彼我之分矣。上下皆不伐善。若此相讓之至也。凡有大敗。

不用誅責。上下皆以不善怨。上誠以不善怨。必能悔改。其過下誠以不善怨。必能遠離。其罪上下分在其惡。若此相讓之至也。典是籍。古者成邊之兵三年。遺歸後。必再籍。觀民之勞苦也。下供上。後上觀下勞。上下相報如此。和之至也。勝而得意。還奏愷歌。示喜也。伯。同。偃息。伯者用武之事。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以報民勞。示休息也。天子純法。句法者則效之意。純法者無一心無一事。不與天地同也。古之教民。句此言教立而後其民可用。所以古之教民者。必立貴賤之倫序。而經制之。使其不相侵凌。而古教所以為至也。方同而意句。言德義材技勇力。各不相凌。惟教之能使方同。而意氣和也。則教豈淺鮮哉。明君教化。句言明君

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上不尊德。而任詐。愚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

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

武經七書
教民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則貴賤之經明而教化之行遠所以勸至也○禮固仁歸句禮則執為下之分當為文死所以能固仁則士皆感上之恩樂共用戰所以能勝禮以舞等威言仁以投醪扶續言○古者以仁句聖王用兵不忍殘民是以兵之所加無不盡發迎而倒戈降則是不勝以兵而勝以仁也○王者彰其句言二王之用雖不同而懲惡勸善皆是彰明有德其心法則一也○至德至聖句德謂不賞不罰教謂賞而不罰威謂罰而不賞也言人君不患天下無向化之民而患吾德教號令之未至如二聖所行不同而要皆致斯民於至善之域非甚極至孰能感化若此者乎

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
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
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
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
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
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
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
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
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

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
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
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
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
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
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
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
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
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

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
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
者戎兵三年不興觀民之勞
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
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
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統論軍旅之事此後皆司馬自為設施
也戰事枚舉雖瑣屑而有原委

凡戰先要爵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
不辭著明功罪則賞罰無濫之失而
人知勸懲收用游說之士則能盡人之
謀申明教誡昭告之法則民知遵守而
不犯訊厥眾以博其識求厥技以廣其
能多方比合其慮以求計之深推極其
物以盡下之情變當在辨白人之所
難悉其誤也推明已之所親悉其非也
養兵之力以制其勝索入之巧以盡其
志與民同志因人心所願動而動之凡
戰務堅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
之亂知進止之節取後正直人能自耻
不善當就之約法而不煩省罰而不
溢犯小罪者殺則有亦罪者慎而自奮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
申教詔訊厥眾求厥技方慮
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
心之動凡戰固眾相利治亂
進止服正成耻約法省罰小
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
阜財懾眾利地右兵是謂五
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懾眾

見以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自奮也順天之時阜民之財悅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器謂之五慮右先也順天者奉天之時阜財者因糧於敵擇是悅者是順擇衆者勉而順衆也利地者守吾之險隘險阻之地右兵者長短相助爲用如弓矢用以禦敵受亦用以守戈戟用以助五兵弓矢受矛戈戟也五兵各有所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即右兵之義更迭而戰則力可久非力出戰則力強見敵物即效而用之與之相侷是謂兩利不使之獨有也此五當也主將固守其壘然後勉順士心視敵虛實而舉動將師之心固是心衆人之心亦是心上下要同一心馬用以乘車車用以載兵用以開供以待勞飽以待饑皆力所及心也教當豫不教而戰是謂棄民戰當

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侷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拊也凡戰權也鬪勇也陳巧也用

其節制所謂其節短也將軍譬如人之身卒臂如人之四肢伍臂如人之指拊所謂如身之使臂如指之使指也凡戰權變之道也鬪勇而赴敵也陳巧而取勝也用士卒之既衆用行士卒之所能行廢其不欲用不能行若于敵國則反此道凡戰有天有財有善當戰之時不可遷移占而得勝微效於行事此謂有天衆人有方可謂有因之而生美事此謂有財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力以預備之此謂有善軍人勸勉而及於任使是樂於戰陳之人太軍固其陣多力煩其陣目前有利必不錯過倉卒有變不爲無慮所謂行軍預備之道馳車輕使步兵輕捷弓矢又足以禦守所謂六軍密不洩形靜無譁兵內力既多工氣有餘所謂固陣因陣之固稱時進退兵力

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入太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太軍

不疲所謂多力。上閑暇而人教習所謂
煩陳煩類也。教而又教使之就也。事物
之來各有職主。所謂堪物言堪為簡治
其物也。因是堪物之人以辨別眾物。所
謂簡治言簡用人才而致治也。稱量兵
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之虛實
強弱令陳師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
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
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相繼而不
絕。所謂戰參言臨戰參詳而不忽也。在
下不心服又不聽信又不和協又不致
謹有所惑棄絕其主畏懼其敵枝離膝
柱營譟不伸擾亂放肆崩墜絕弛是謂
為戰之患。驕而又驕畏而又畏呻吟之
聲憂懼之色事後輒悔是謂敗傷之政。
能大能小有節有柔或參而三或伍而
五用衆用寡必執兩端而酌之是謂戰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
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
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衆因
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
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
服不信不和怠疑狀懾枝柱
譟煩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
懾懾吟嘖虞懼事悔是謂毀

闕權變之道也。戰遠者用間近者用觀
因天之時因敵之財信賞必罰禁祥去
殺振作兵士之氣當諭以義作事責美
其時使入當行以惠見相教以靜待之
見敵亂則暇以待之見有危難無忘其
衆居國中當惠以信在軍中當廣以武
廣謂能容入武謂威教刃上以兵乃相
接也當果以敏居國要和在軍要法不
上要察居國要見和好在軍要見方尚
刃上要見信實凡陳行列惟疏以便擊
也戰闕惟益則力齊兵器惟雜則長短
齊用人教以敦專靜專而不嘩乃成於
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上下相守以義則
人必奮勵謀慮多所成則人必信服其
時人皆中心悅服軍事次第皆治物色
既章衆日乃明物色謂旗幟幡麾之類
謀慮既定衆心乃強或進或退無可執

拆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
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
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
事時使入惠見敵靜見亂暇
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
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
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
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

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謀責之無詐詐其名無變其旗號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道則可行皆守衆土振作人心章顯明白則人奮發而力強痲風滅息及得其祥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宜被格以信使皆知所守履之以強使敢莫能成就王者之基業統一天下之形勢使衆雄悅歸於我則我可得而兼用之矣一曰權謀有二三故人溢滿我將順之敵人所好我挫奪之兵自外攻則自內應一曰任用賢人二曰正率群下三曰修謹辨命四曰盡其技巧五曰慎火攻之法六曰修水道之利七曰治在衆有法是謂七政寵榮皆利二者人之所欲羞恥死戮二者人之所惡皆以勸戒稱士使之謹守也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我之

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自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詐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

威所以懲惡使人更改志意皆滅厲之道也惟仁者有所親若仁而不運之以信反敗其身人任當任之人也正其其所當正也辭言其所當言也火災其所當火不輕焚滅以傷人物也凡戰之道既振作士衆之氣因開教其刑賞之政假之以顏色導之以言辭因其慎而戒飭之因其欲而任使之蹈敵之境制敵之地各以戰事命之是謂戰法也凡人行法求之衆能行者行之而又試之以若行若名與行相稱又必擇其善而行之若行之而不能行必以身率之若行之而能行則行之勿忘再三令之必成章而後已人生所共之宜謂之法法者非強又之事也有不行哉凡治軍國之亂道一曰仁而不虐二曰信而不欺三曰直而無曲四曰誠而

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

無妄五曰義以合宜六曰權其變化七曰專一立軍國之法二曰受能容
三日法必嚴明三日執立不搖四曰
機事決疾五日御制品服六曰等別旂
章七日百官不服滯斂之服凡軍中使
法令出於自己謂之專上與下皆知慎
法方可謂之法也軍中不聽小謀臨戰
無望利計計日成功而行事微妙此為
正道凡戰正道若不可行則專其事以
行之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人不相信則
示以誠實一即誠也衆若怠惰則動作
之衆若幾慎則變更之入不信上則令
行不可反漢皆古之軍政也
教惟錄句教民當教于未用之先而臨
戰惟修其節制可也○凡事因古句言
凡事行之一時而不能常行於天下者
以其非因於古也惟因古則行之於今

而亦可行之於後○成基○天句人君
必先成立根基然後能天下之形勢
而使之統於一大指以得民心為成基
○人生之宜句宜者如把親義序別之
理教人把耕鑿樹畜之事養民皆人生
所本有者也以人所本有還以治人豈
不相宜乎斯可大可久之法也

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
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
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
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
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
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
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
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
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
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
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滯服凡
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
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
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
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
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
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

之政也

嚴位者嚴整其步伍之法也

凡戰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則不至于亂軍旅之政欲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突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背則靜治上下之心欲專一則堅固屯戰之道善等道義之人而任用之立卒伍之長吏行列之位正陣法之縱橫察名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窅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

實之相稱立而進者則當俯其身坐而進者則當踞其足下敬上之禮也畏敵則密其陣以待之見危則蹲坐以使之敬遠者能視察其情形可以不畏敵在邇勿令覘視專意進戰可以不散兵事尚右左位為下右位為尊故帶甲者居右之下坐而誓誡行必徐緩位法下遠徒卒甲士皆籌度以定重輕使乘馬振譟而徒甲有畏則密陣而待其安軍中跪而坐之而伏皆用膝行若披甲則之時必寬舒而告戒之兵將四起則擊呼鳴鼓而進欲止則鳴鈸以止之枚如箸銜於口以止譟也夜欲襲敵則斷燭而誓若食糗糧則令小坐欲烹軍必膝行而推糗之執戮敵人禁勿迴顧必誦呼以先之若畏懼太甚則勿純用戮戮示以寬假之顏色告以生之道備者

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遠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

所守之戰任之也。凡行三軍，眾人皆畏，不過一日之分，即半日也。一人之禁，不遇一息，恐漏洩違玩也。若禁猶未息，不可分食，恐滋亂也。故方疑，則陳師以服取之。凡戰，以力持久，以氣制敵，陣勢堅固，則能持久。置之危地，則能制勝。順人之本心，則固。作兵之新氣，則勝。士以甲冑為固，軍以兵力制勝。車以密布則固，徒以能坐則固。小坐則有騰躍之勢也。甲以厚重為固，兵以輕捷制勝。人欲勝敵，當視敵之虛實。人有畏心，當視其所畏何人。若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將之心，兩心交定，可取利益。若一途矣。軍中惟兩心為一。王又曰：視主將之權變，何如耳。凡戰，入人之地不深，是為輕地。兵法云：輕地無止，輕兵行，輕地故危。入入之地深，是為重

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八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

地重，兵行重地，則兵多而食不繼，故無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以重兵行輕地，則利速戰。故為戰之道，要使兵之輕重與地之輕重相參為用也。舍止要謹，兵甲防敵掩襲也。軍行要慎，行列防卒遇敵也。臨戰謹進，止防敵乘也。凡戰能敬其事，則心快足，正身率下，則眾服。上煩擾，則兵勢輕弱。上聞暇，則兵勢堅重。奏奔奏疾速也。鼓敬輕，則趨戰疾舒。緩攻遲重也。鼓敬重，則進止齊。服色淺薄，則軍容輕。服色鮮美，則軍容重。凡馬與軍堅壯，甲與兵犀利，雖輕兵亦可以行重地也。上指主將，同是阿比，擗阿比，不為則不得眾。將專擅，不受諫，則下多得罪而死。將期必生，則不能力戰。故多疑，將期必死。則勇而無謀，故不能勝。凡下人感愛惠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

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

長之以威則致死，勳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凡戰以教令約殺則人輕死，以道義約殺則人死於正，若是順凡戰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順，使之闕未，有制勝之氣則順，使之順天時順人，事則戰無不勝矣。凡戰無三日無過，三日警戒，一卒無過，半日禁止，一人無過，瞬息本執畧守微也。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未斬將塞障也。其次用末以制勝，持以深謀守以微妙，所謂本也用本，用末隨乎權變，此戰道也。凡勝三軍在，一人之能制勝，凡鼓所以進，其中各有，所主有鼓之開合，旌旗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卒，前行者有鼓之使整兵器者有鼓之使首左顧，右顧者有鼓之使足，坐作進退者七鼓，燕齊則大小畢戰，三

軍皆進矣。凡戰我軍既固，即當速進，勿用持重，若重兵進戰，勿得蓋進，凡重兵盡進則危，凡戰列陣非難，使各能布陣為難，可陣非難，使人能用我陣為難，非知陣之為難，能行陣之為難也。四方之人各有稟性，以氣質論性，則九州各有不同，若教以變化之，則成美俗，風俗九州各異，以道變化之，可使之同也。凡兵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倘兵欲利而不可言利，甲欲堅而不可言堅，車欲固而不可言固，馬欲良而不可言良，士欲戰多而不可言多，皆未得戰勝之道也。凡戰勝雖由已，則與衆人分善，若將復戰，則重立賞罰，倘其不勝，歸過於已，復戰則並戒之，已居前列，無復如先，任智術，令彼居前也。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已正人之法，凡民以仁救其難，以義

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死，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旌旗，鼓足七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用，難非使之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

效其戰以智決其事以勇使之闘以信
再其心以利使之勸賞録有功使之取
廉故存心乎仁行事中乎義堪別萬
物之智也堪任大敵勇也堪於持久信
也承上五者而申言之遜讓謙和則人
心肯與我洽不願於理則引以自歸爭
相賢譽惟知為入而不為己則人心悅
而樂為用矣凡戰擊其微強避其強盛
擊其遠來而勞倦避其閑習而輕窳擊
其氣餒大懼大懼是畏我者避其誘殺
少懼小懼是自謹者劫之軍政也

氣聞心一句言未可輕戰也必有道焉
氣聞則靜心則堅以是而戰可必其
勝矣○力久氣勝句戰之所恃力與氣
也言人力飽佚乃可持久士氣振作乃
可制勝○戰欲則慎句欲者自始戰至
既戰勝皆兢兢業業不敢怠忽慎者心

中快足意為將能以敬心作主則必無
間暇可乘而以全取勝夫則是功成名
立利王保民何心中之不快足哉○本
善用本句執其謀略而心不亂守其微
妙而人莫測斯為太善之道也○軍一
人勝句軍三軍也一人大將也三軍之
勝皆本持有以勝之則此一人可輕視
乎哉○七鼓蕪齊句七鼓軍中鼓一不
可原非徒然而無關係者○與眾分善
句將兵者其用戰既勝即把戰勝之功
分與在下之眾人斯復用之戰而八衆
為我用也善即功也

分別用眾用寡之法度

凡戰之道用寡宜堅固用眾宜整治其
寡利類变化出奇以制勝其眾利正治

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
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眾
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
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
已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
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
戰以智決以勇闘以信專以
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
義堪物智也堪天勇也堪久

信也讓以和人自洽自予以
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効
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
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窳擊其
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用眾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

不亂而制勝用衆在進止整齊用寡在進退疾速我衆以合敵寡則遠圍而闕其一面若分兵更迭擊之是以我之寡待敵之衆也若我衆有疑懼則用權變以制勝敵欲爭利則釋去旗物而走若追來迎而反擊之敵人若衆勢不可敵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敵人若寡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凡戰宜使風在後高山在後右宜山陵左宜險隘沛澤傾壞之地則歷而過之若地形似環龜者并舍而去之凡戰設為形勢以觀敵動作視敵虛實而舉事敵若設兵待我則循順其意勿鼓進吾兵待敵動作來攻我則就此也兵伺之斯以靜制動也凡戰或衆或寡觀敵變動一進一退觀陣固危而趨之以觀其便靜以待之以觀其怠設計撓動之以

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遠裏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累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澤歷坻兼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詐視敵而舉待則

觀其疑用兵潛蔽之以觀其治疑則擊之倉卒則兵加之擾之使其困屈蔽之以窺其規止避當作伺因以擊其不備阻其圖謀奪其計慮乘其畏情凡後敵奔敗勿得止息敵或止息則慮其有伏逼進敵色要有前進之路不然則無所往退必預為反還之慮恐絕吾歸也凡戰若先發動則疲弊為敵所乘後發動則畏懼為敵所欺息之則怠生若不息則力疲休息久反生畏懼之心入敵境雖親進之書亦必禁絕所以絕內顧之慮也簡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之強壯軍教也任負任之物節食節其軍食也使吾軍棄所負任約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旅衆人之意使之奮勇而戰也古之軍政也寡固衆治句言用衆用衆之法兵家先

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必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

武經七書
固陳之固敵不得以強乘之也兵衆先
嚴治治嚴敵不得以撓亂之也出是而
戰勝道可必矣○衆寡以觀句其字指
敵人講言與敵相戰或用衆或用寡以
觀敵之變動若何而後與之戰此戰之
所以妙也

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
息不息亦弊息以亦及其懾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選良
次兵是謂益入之強棄在節
食是謂開入之意自古之政
也然

武經直解開宗合卷

江陵張居正泰嶽父輯著

禹航嚴 沈顯亭父鑒定

錢塘汪 淇瞻漪父纂序

標題武經七書全文卷四

西陵汪 震訂正

李衛公

名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

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曰可以語孫吳矣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

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
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
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

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唐太宗曰高麗
數次侵擾新羅朕遣使宣諭不肯奉詔
我將興兵討之其計如何蓋蘇文高麗
逆臣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臧為王自
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李靖
對曰臣探知蓋蘇文自恃能知兵法
謂中國地遠不能征討故違抗詔命臣
請以三萬衆擒取之太宗曰三萬兵甚

少而地數千里之遠。以何法臨之。李靖對曰。臣用正兵。臨之。太宗曰。卿平突厥時。用奇兵。勝之。今征高麗。却言用正兵。何也。突厥本西方小國。貞觀三年。以李靖為之。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四年春二月。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李靖對曰。昔諸葛亮入南中。遇孟獲七縱而七擒。無他道也。用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泰始中。馬隆討涼州。樹柵能等。亦倣八陣圖。作偏箱車。若地勢廣平。則用鹿角車。為營。道路窄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以為重也。靖又對曰。臣計突厥之時。西行數千里。若非用正兵。安能致遠。如此。或偏箱車。鹿角車。二者。兵之大要。一則用之。而節治人力。一則用之。而前拒敵。人。一則用之。而約束部伍。二者。更迭

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計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相為使用。斯馬隆。所得古人之法。深也。治力代力也。

正兵古句。此題當推開。說得廣大。言古人用兵。重在正。不在奇。然妙於變化。則亦無正不奇矣。○二者迭句。偏箱鹿角。亦正兵中一事。然治力前拒束部伍。三者行師之時。必要迭相為用。不可偏廢。則又正中。有奇不泥成法也。故曰。深得古法。總在用正為王。太宗曰。朕破宋老生於霍邑。初交鋒。義師少退。朕親用鐵騎。自南原馳騁。而下。橫突其陣。老生兵半斷。在後。因入潰。遂擒老生。此為正兵乎。為奇兵乎。李靖對曰。陛下天縱神武之資。非學而能者也。臣按兵法。自黃帝始。用師旅。以至於今。必先用正。而後奇。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後用權變。譎詐之術。且霍邑與宋老

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計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

生戰師以義舉者。得其兵法之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合乎兵法之奇也。建成神堯高祖太子。後為太宗所殺。太宗曰。彼時右軍少却。幾敗吾之大事。何以謂之奇耶。李靖對曰。凡兵前向者為正。後却者為奇。且右軍初不少却。則老生之兵。安能致之。而來哉。兵法曰。以利誘之。使來。因其亂而取之。宋老生不不知兵。倚恃其勇。而急進。不料鐵騎自原馳下。橫突其陣。兵遂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漢武時。霍去病為將。暗與孫吳相合。誠實有此事也。夫當其右軍少却。高祖失色。及朕以鐵騎奮而擊之。反為我之所利。與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對曰。不然。夫兵之却也。原幟參差。而不能齊。鼓音大小。而不相。原

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

號令喧囂。而不歸。此乃真敗也。非所謂奇也。若旗幟齊整。鼓聲相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示之以亂。雖是退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伏也。兵法曰。佯北者勿追。又曰。將本能。而佯示之以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係之天命乎。老生被擒。其係之人事乎。言右師偶爾少却。而誘老生之來。是天命使之也。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潰而擒。是人力為之也。靖對曰。凡戰。若非正兵。或變而為奇。奇共或變而為正。使敵莫測吾奇正之形。則亦安能致勝哉。故善能用兵者。奇正皆在人謀之臧否而已。變化而入於神妙。不可測。所以推之于天也。太宗已知其義。遂首肯。太宗問曰。奇與正。平日素分之狀。乃臨時制之狀。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

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下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相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

有曰已二軍敵一軍則我以一術為正以二術為奇已五軍敵一軍則我以三術為正以二術為奇此假言大夏軍假如已一而敵二已二而敵五則以何術為正以何術為奇乎曹公但言奇正之大畧非奇正之深妙者也惟孫子有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盡窮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如循環轉無有端倪誰能盡之斯言乃得奇正之妙耳安有奇正平日素分之理也若士卒未曾聞言吾之軍法備神未嘗慣孰吾之號令則必為之一術教戰之時各認本隊旗鼓更迭為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乃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之後眾人皆知吾之軍法然後如牧者之驅群羊或往或來由將所指孰能分其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以虛實奇正之形

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其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及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死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

示人而我實無虛實奇正之形此乃奇正至極之理是以奇正素以者教閱之法也或奇而示之正或正而示之奇臨時相變使敵莫測者奇正不可勝窮之道也太宗曰奇正之法深遠乎哉曹公必能知之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論奇正之法也霍去病暗句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蓋太宗寔以自道也要把去病的行事與孫吳配合講方妙去病行師有合於孫子軍無選鋒則此之旨去病以十萬之衆常懷集服有合於吳子之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眾之意○奇正在入句推字當作聽字看作文宜開說未可徒恃天意必盡入以合天順天之心体天之道方為無礙○新書可以句奇正之妙曹公豈不知之但新書所云不過授諸將

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入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悅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

者其心正不欲時人知奇正之妙取最為動破

為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

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久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

太宗曰曹公註孫武以正合以奇勝下云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倫也卿謂其說若何靖對曰臣嘗按曹公註孫子有云先出與入合戰者為正在後出者

為奇此又與旁擊之說不同焉臣愚謂大衆與敵而合者為正兵大將而自出者為奇兵鳥有先出為正後出為奇與從旁擊不倫之拘執哉太宗曰吾之正兵使敵視之反疑為奇吾之奇兵使敵視之反疑為正斯孫子所謂形入者狀吾能以奇變正以正變奇奇正變化不可測度斯孫子所謂無形者狀靖再拜對曰陛下神聖之姿迥出於古人非臣所能及

太宗曰分而合合而分互相更變奇正

之法安在靖對曰善用兵者無不是正無不是奇使敵莫可測量故用正兵亦勝奇兵亦勝吾二軍之士止知其破軍殺將而取勝莫知其陰謀秘計所以制勝之道非分合變化而能通安能至於如此之妙哉分合所出惟孫武一人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也太宗曰吳起之術如何靖答曰臣請大畧言之昔日魏武侯問於起曰若兩軍相向我欲知其將之能否當用何術吳起對曰使賤而有勇者前向擊之初交鋒而北北而勿罰觀敵將前進而取利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見奔北者不來追逐則敵將有智謀矣若彼悉眾追北行止縱橫不齊則知敵將無才能擊之勿疑也臣謂吳起之術大率多類此非若孫武所謂以正兵合戰之法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

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鳥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入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

下神聖迥出於古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是術若何靖曰臣請略

魯言卿可與論孫吳兵法亦奇正之謂乎靖答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致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曾不知奇而變為正正而變為奇奇與正相變通如環循轉無窮盡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敵人之不意斯亦奇正相變之法乎靖對曰前代為將者與敵戰闘多是以已之小術勝人之無術以已之片善勝人之無善此等安足以論兵法哉若東晉時謝玄之破苻堅於淝水非是謝玄之善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聞李靖之言願左右侍臣使檢謝玄傳閱之間李靖曰苻堅甚處不善靖對曰臣觀苻堅載記有云秦諸軍皆潰散敗走唯慕容垂一軍獨全時垂有軍二萬不曾失亡苻堅只有千餘騎奔赴其營垂子慕容寶勸垂殺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何害

之觀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者蓋垂有貳於堅披兵不動以幸其敗欲乘機以復其國耳是苻堅為垂所陷也夫自己為人所陷而欲取勝于敵不亦難乎臣故曰苻堅用兵無術焉太宗曰孫子書謂多算勝少算因有以知少算能勝無算也凡事皆如此耳吳起而下句言分合奇正之妙孫子固能善其用而吳子以五萬衆破秦五十萬亦可謂得分合之妙者故云吳起而下莫可及焉慕容垂一句按垂燕裔封吳王破相溫還鄴為太傅所忌率子侄奔堅堅不親授之冠軍將軍之任淝水慕容暉為堅所滅而堅復與之共圖弱晉近堅至淝水陣沒一呼堅兵大敗垂宜當以身殉之何垂軍不聞以救而但見一軍獨全焉即其獨全之心觀之

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賊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

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闘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

是垂未行已樂堅之敗既敗則垂必不肯以一軍同敗可知此雖堅之不智而寔天意未欲亡晉也

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太宗顧待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人相傳為握奇文或又謂握機文此何謂也靖對曰奇音作機字故或者誤傳為機字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地風雲四陣也四為奇謂龍虎鳥蛇四陣也餘奇零之兵大將握之為中軍故為握機謂奇零之奇與機音相似因此音為機字臣愚謂兵無不是機謀機謀安在乎握持而言也竊為餘奇之兵為是夫正兵受之於人君謂國家有征伐命將統領而出此受於君者乃正兵也奇兵將之可首出謂選精銳簡武勇分合變通悉聽於將乃奇兵也兵法有曰今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乃受之於君者

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

即正兵也。又曰：兵右不預先言之，君之命將有所不受者，此將之所自出，即奇兵也。凡為將者，但知守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但知用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其法，國家輔佐之臣也。是故握機與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奇正皆得，句皆得，二字宜活看。用兵原有奇正安能輔國，惟運奇正於莫測之中，斯為輔國之將也。握奇握機，句握字意甚微，須就機之含蓄運用處講。方與本字合法。言奇雖四正四奇之餘，要不出乎大將所握，而制勝之要機亦大將握之。名雖不同，而法則無二。何得因名而岐其法乎。

太宗曰：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心奇零者，大將總握之，不分以屬偏裨。四面八向皆取準，則焉大陳之間，又容小陳。大隊之間，又容小隊。平時以南向者為前，以北向者為後。左回軍轉陳，則北向者為前，南向者為後。惟其有分數也，故進無速，奔惟其有節制也，故退無遲。此四正四奇，皆可為首，四正四奇皆可為尾。敵來觸犯之處，即為首而進之，敵若衝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常山蛇勢也。夫九陣之數，起于五人為伍，而終於四奇四正，通為八面。此法何謂也？靖對曰：諸葛亮于魚腹平沙之上，用石為縱橫分布，為八行，黃帝九軍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蓋諸葛亮而為縱橫八行，耳。縱橫八行者，四面視之，皆成八行。八行十四，即所謂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臣嘗教閱士卒，必先用此陣，世人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者耳。數起於五句，數謂布陣之數，言設為八

此為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

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速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

陣之制知起不知終知終不知起故不
得盡其法明其制也抑知黃帝立五井
以制兵而井字之義則左右中前後分
為五區謂其起於五乎然後以四正四
奇分為八方大將從中而制之謂非終
于八乎夫自五至八而知陣之義所由
立陣之名可由此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取
何義也靖對曰世人傳之者差誤也古
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之八焉
若陣之名天地者本乎旌旗之號陣之
名風雲者本乎幡麾之象龍虎鳥蛇者
本乎隊伍之別其以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分為八陣乃後世誤傳之耳若云詭
設物象豈止八陣而已乎太宗曰陣數
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若天地風雲龍

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
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
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
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
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
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
焉若天地者本乎旌號風雲

虎鳥蛇之詭設物象乃本河圖洛書卦
法故曰是古陣法也卿試為我陳之靖
對曰臣按軒轅時始立五井之法八家
為井十不井為五因而做之制為兵法
故一井分為四道八家共處之其形似
一井字開方則九焉以前後左右中五
處為陳法以四隅四處為閑地此所謂
陳數始起於五也虛其中軍大將居之
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
準焉者也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即左右
前後及四維通為八陣此所謂數終於
八也及乎變化奇正以制敵則紛紛紜
紜亂時似亂而其法不亂混混沌沌形
如轉環而其勢不散此所謂散而分之
成八小陣復而合之則為一大陣也太
宗曰深遠乎哉黃帝之制兵法也後世
之人雖有天智神畀之妙莫能出其闢

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
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
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
象寔古陣也卿試陳之靖曰
臣按黃帝始立五井之法因
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
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
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

闕之外。此以往。誰能繼其法者乎。繕
孰也。靖對曰。周家初興。則太公寔繕修
其法。始於岐都。以建立井畝之制。十五
世而文王以太公望為師。備戎車三百
輛。虎賁之士三千人。以立軍之制度。不
愆于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以
教戰陳之法。陳師商郊牧野。太公以百
夫制一師。而為之長。以成就其用武之
功用。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太
司馬之法。本於太公者也。太公既沒。之
後。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長天下。任
用管仲為相。復繕修太公兵法。謂之節
制之兵。天下諸侯因此皆服。太宗曰。儒
者多言管仲乃霸者之臣而已。殊不知
兵法起自井田。本于王者之制也。諸葛
亮有王佐之才。在南陽時。自比管仲樂
毅。以此知管仲亦王者之佐。祖周室衰

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
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
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
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混混
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
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
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
闕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微王不能任用。故假齊桓公與師。以正
天下者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
如天之明。老臣雖死。無愧。昔者賢者臣
請言管仲當時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之
民。以為三軍。古者太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齊大國也。故為三軍。民以五
家為一軌。故兵以五人為一伍。十軌為
一里。故兵以五十人為一小戎。四里為
一連。故兵以二百人為一卒。十連為一
鄉。故兵以二千人為一旅。五鄉為一師。
故兵以萬人為一軍。亦由管仲司馬法
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焉。其寔
皆得太公之遺法也。太宗曰。司馬法既
云出之。自周世人皆言司馬穰苴所述。
是寔否也。靖對曰。臣嘗按史記穰苴傳。
齊景公時。穰苴為將。善用兵。敗燕晉之
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因是稱為司馬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
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
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
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
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
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
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
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
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

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方成其書又述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凡數十篇即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書內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古人秘藏句言八陣雖有八義而定只一法但古人不以告人故詭設八名而秘藏之秘藏者亦不是古人竟秘藏了只是後人要悟得古秘藏之意則古人仍未秘藏也如衛公則千古解人也所以能易八陣而為六花○皇帝立丘句皇帝畫野分州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製制敵以防不足使公家為井井分四道而八家處之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了數詳故丘井之外無兵兵即寓于丘井故云制兵也夫知丘井之意所以立即知兵之制既由始也○太公

實繕句繕字作修字看謂太公與周其寔不越修皇帝之法耳觀其因井而制則皇帝丘井寓兵之法也其立軍制則皇帝制開方之法其教戰法則皇帝紛紜混沌不散不亂之法也○管仲復修句太公本之皇帝原是有節制的管仲能修復之所以為節制之師修字亦有不泥其述的意思○兵法本於句儒者多諱言管仲謂其假仁假義此特就其功烈論之而未就其兵法觀之也抑知管子所創之制上紹太公之遺法遠宗皇帝之井田雖伍戎卒旅之名不同而要之寔成周一師五旅五卒之制焉規模狹小而法制尊王豈得以其術而少之哉○管仲亦王句言管仲雖為霸臣而懷才佐之才者尚以管仲自比則管仲亦謂之王佐也未為不可○其實皆太

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主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

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寔皆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

句。太公之法。即在井法也。言神制齊法。若創於已然。其實則由司馬法。創制雖殊。而皆因之以立法。故曰齊也。

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文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也。

太宗曰。漢張良與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去蕪偽。取其切要。可用者。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靖對曰。張良所學。即太公之六韜。黃石公之二更。是也。韓信所學。即司馬穰苴書孫武子。是也。然大體不出乎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前謂陰謀。不可以言。語窮其意。太公言七十二篇。不可以言。法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言。財力窮其術。此所謂三門也。張良所學。句。人知良之所學。黃石公而不知。黃石公之三更。本於太公。莊作而黃石公善推行之。以授子。差耳。故曰。張

太宗曰。漢張良與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去蕪偽。取其切要。可用者。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靖對曰。張良所學。即太公之六韜。黃石公之二更。是也。韓信所學。即司馬穰苴書孫武子。是也。然大體不出乎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前謂陰謀。不可以言。語窮其意。太公言七十二篇。不可以言。法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言。財力窮其術。此所謂三門也。張良所學。句。人知良之所學。黃石公而不知。黃石公之三更。本於太公。莊作而黃石公善推行之。以授子。差耳。故曰。張

良可學太公○太公不出句兵家雖百
千萬言得其體要不出三門四種上四
字重要入曉得等領提綱工夫則博而
有所歸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以帝時任宏
所論是也凡兵家者流權謀為一種形
勢為二種陰陽技巧為三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春蒐秋狩之法何
謂也靖曰順天時以講武言之為禮而
重其事也周禮書以此最為國家之大
政周成王時則有岐陽之蒐周康王時
則有鄴宮之朝周穆王時則有塗山之
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室衰微威令不
行而蒐狩之禮亦廢齊桓公霸諸侯有
盟於召陵之師晉文公霸諸侯於是
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雖謂之田獵其實則用大言為九伐之

法以威諸侯之不恭命者假之以朝會
之名因之以巡狩之禮訓之以甲兵之
事言國家無事兵不可妄舉必於農隙
之時修為田獵之事所以不忘武備也
故司馬法首序蒐狩不其深遠乎哉
順其時句重要神一字既順其農隙之
時以行蒐狩之典又俱民之有玩心也
乃托之奉宗廟之蒸嘗則庶幾皆敬
畏而不敢有意忽之心矣○周禮最為
治之書莫詳於周禮乃周禮亦以蒐狩
最為周家之大政則聖人重其事可知
矣所以為大政者亦惟其不忘武備而
為長治久安之策也

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
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
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
三門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
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
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
技巧為一種此四種也太宗曰
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
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
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
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
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
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
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
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

太宗曰春秋時楚子二廣之法有云百官皆象其物類而後動如昭大夫以旌士以流之法軍政不待戒令而先備如前為慮無之類亦得周家之制度欽靖答曰按左氏傳說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三卒每三卒用百人只是舊制十五乘為一偏之法但偏法一乘用百人比偏增一兩為承副車一兩五十人廣之一車比偏之一車多五十人耳凡軍行之制在軍之右者挾轅而為戰備蓋以車轅為法故軍行挾轅而戰皆周家之制度也臣謂古者百人為一卒五十人為一兩此是楚人乘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一百五十

人比周制差多耳周家一乘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用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百五十人為三隊雖人數少異其與周制分三甲同矣百官象物句百官軍中之官如補神以下是也事務紛紜必俟傳令則不勝煩擾一廣之法象物而動使人易於趨向而惟令是從焉伯政云乎哉

太宗曰春秋時晉卿荀吳伐狄於大直魏晉以狄徒眾而我軍多所遇之地又既故勸荀吳舍車而行太宗問此法謂之正兵欽謂之奇兵欽靖答曰荀吳只是用車法耳雖舍車而車法在其中蓋每車一乘甲士十二人步卒七十二人分而為二隊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

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欽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為卒五十人

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

拒共七十五人。此一乘法也。千乘萬乘皆如此。臣按曹公新書云。攻戰之車每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前拒者一隊。計二十四人。左右角者二隊。計共四十八人。守護輜重之車者。用卒一隊。內供執炊爨者十人。看守衣裝者五人。廐養牛馬者五人。樵汲水者五人。共該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用百八人。與師十萬。用兵共二千。乘輕重各半。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兩漢曹魏之間。軍之制度。以五車為一隊。設僕射之官一人。以統領之。一車為一師。亦置率長一人。領之。凡車一千乘。設將吏用一正一副二人。統制之。如千乘多至萬乘。皆倣此例。臣以今日唐朝制法。相參而用之。則跳盪者騎兵也。戰鋒隊者步與騎相半。駐隊者兼車乘而出也。跳盪

戰鋒駐隊皆唐隊伍名也。臣西討突厥時。過越險阻之地。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改易。蓋古法節制之兵。信可重也。古法節制。節制即車步騎兼用。處車步兼用。即古法也。此言越險征討。苟無節制。必有困絕。潰散之禍。所以靖說此制。未嘗敢易。亦見非節制不可也。故云信可重。正是他舊用之意。

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萬。

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一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

阿史那是姓社爾名也突厥可汗之子薛延陀匈奴別種鐵勒諸部匈奴遺種也太宗車駕幸靈州回召李靖賜之坐問曰朕命江夏王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征討蕃將薛延陀其然勒諸部見討而俱乞置漢官願為內屬朕皆從其請薛延陀勢孤西走朕恐為後患故又遣李勣往討之今北荒悉平之可無患矣然諸部番兵與漢人相雜而處終非久道不識今以何術能經久使得番漢兩全安之回紇其先匈奴也靖答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設置驛舍三十六處以通斥候之人此已得策矣然如此臣以謂漢之戍卒宜自為一法練習之番之部落宜自為一法練習之教習之法各異勿使混向無番漢之分或

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

遇寇暴卒至則密勅主將臨戰之時夾旗號易服色出奇擊之必可制勝太宗曰是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設方略以誤之之術也番兵而伴示之以漢漢兵而伴示之以突厥使彼不知吾番漢之別則莫能測度我攻守之計矣善能用兵者先為不可測之形則敵必乖違其所往之初心也太宗曰卿言正合朕意卿可密切訓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之兵交號易服便見皆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上之慮天縱之也聞一可知其十臣安

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

太宗曰諸葛亮嘗言有節制之兵雖無能之將御之不可必其敗也無節制之兵雖有能之將御之不可必其勝也朕親此說非極致之論靖答曰諸葛武侯有所激言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之道

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不。明。白。吏。卒。又。無。常。守。之。職。陳。設。兵。或。縱。或。橫。而。不。齊。整。之。曰。亂。自。古。亂。其。軍。引。入。之。勝。都。不。可。盡。也。夫。教。道。不。明。者。教。閱。之。時。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時。在。任。無。恒。久。之。職。也。亂。軍。引。勝。者。言。軍。內。自。潰。敗。非。入。勝。之。也。是。以。武。侯。嘗。言。兵。卒。有。節。制。者。將。領。之。未。至。於。敗。若。兵。卒。內。自。潰。敗。雖。將。領。之。亦。危。也。此。說。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輕。忽。靖。答。曰。教。練。得。其。道。則。士。衆。為。我。用。教。練。不。得。其。法。雖。朝。督。而。暮。責。亦。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將。區。區。古。制。者。其。集。以。為。圖。為。庶。幾。教。練。士。卒。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選。擇。古。來。陣。法。畫。圖。以。上。

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

皆節制之兵也如徐晃之車騎不動岳飛之軍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擄掠即有制之謂也

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用勁馬奔衝敵陣此亦奇兵歟漢兵惟以強弩倚角敵人此亦正兵歟持謂牽其足角謂置其首靖答曰按孫子右云善能用兵者求之於兵勢之且勝不責於不能之人故能擇入之能者使而任之以勢也夫所謂擇入者各隨番兵漢兵所長而使之戰也番兵氣銳而易惰故長於馬馬則利於速鬪漢兵勁而耐久故長於弩人則利於緩戰此番漢自然之理而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之既分臣曾前此番兵漢兵必亦號易服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者乃奇正相生之法度也馬亦有正不真全謂之奇弩亦有奇不可全謂之正何一定不易之有哉太宗曰卿更仔細言其術靖各曰先形之使教從之此其術也太宗曰卿所言朕悟得之矣孫子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入而任勢夫所謂擇入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

之書有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于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曰深乎孫子之書陛下神聖之慮已能思過其半矣

此自然各句各任其勢系上文言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故番酋長於馬使之怒戰則非漢長於弩使之騎戰則非惟番漢各戰所長不但我使彼各任其勢彼自然各任之矣自然二字見得不是強他意思

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鄉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

過半矣

契丹奚北狄二國名松漠饒樂二地名安北地名太宗云近自契丹奚部落皆內附置松漠饒樂二都督使統制於安北都護服用薛萬徹其職可如何靖答曰薛萬徹為人不如阿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三人皆番臣能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境內山川形勢道路遠通及番人逆順之情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皆可聽信臣嘗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用之勿疑也若薛萬徹者有勇而無謀略難以獨任其人太宗笑曰番人亦皆為卿所役使古人有云以畜夷而攻畜夷乃中國之勢也卿得其道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爾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

歷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
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
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
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鄉役
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問對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
武子十三篇又無出虛實二字以此知
用兵能識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論教之實而較其虛
及其臨敵對陣則少有能識虛實者蓋
不能出奇計以致敵之來而反為敵入
取致故也卿悉與諸將言其要便使知
其虛實如何太宗欲令知彼也靖答曰
其要難悉言可先教之以在己奇正互
相變為之術然後告之以教人虛實之
形則可以隨反也今之諸將多不知我
兵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敵之形
虛却是寔大却是虛我衛公欲令知已
也太宗曰孫子謂策之而知教人得失
之計作之而知教人動靜之理形之而

知彼我死生之地角之而知彼我有餘不足之處以此觀之欲用我之奇正以察敵之虛實能從此求之則奇與正在我虛與實在敵與靖答曰奇正所以致敵之虛實而合為我後也若敵寔則我必用正致虛則我必用奇若為將者不知用奇正之術雖知敵人虛寔亦安能致其來而破之臣奉詔直但教諸將以奇正之術然後教之虛寔自然知焉不必求之敵也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教意吾用奇吾却以正兵擊之以正為奇者教意吾用正吾却以奇兵擊之使敵之勢常虛我之勢常寔以此法授諸將使之易曉取靖答曰兵書十首萬句總不出教人而不教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法教諸將用兵諸虛句十一二篇無出虛實同矣然

虛寔從何處識蓋有勢焉這勢字最顯亦最微要講得徹方妙而卷內處仍在識字○奇正所以句玩敵一字最法我以奇以正教少不得應者我其應者處便曉得他虛寔矣然我不將奇正之道教便不應者不知奇奇正正我有許多作用他自然有許多躊躇不決宜在直求教人有更氣空露出來

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

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

瑤池安西皆地名太宗曰朕今置瑤池都督以屬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入不一性如何屬置靖答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分別以所處之地遠近荒漠五穀罕熟必以射獵為生由此常習戰鬥之事若我以恩信無恤之衣食周救之則皆為漢人矣陛下置此安西都護則鎮守有人矣請收漢卒移處內地使效耕種減省漢卒之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選擇漢吏有習熟番人之情者散守塞外之堡障此法足以經久或遇邊境有警急則命漢將出而擊焉太宗

因李靖言兵家治力之法故又問孫子所言治力其說如何靖對曰所言以已之近待敵之遠以已之佚待敵之勞以已之飽待敵之飢此略言其大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治力之法又有六焉以我之引誘待彼之來以我之閑靜待彼之躁以我之持重待彼之輕以我之戒嚴待彼之懈以我之整治待彼之亂以我之守固待彼之攻及此以攻入則力有所不及非治力之術身先自弊矣安能臨入之兵哉太宗曰今以君讀孫子者但能誦其空文少能推廣定義今卿推治力之法宜編告諸將推此三義每兵家推以治力為要而治力說莫妙於孫子三義學者推而廣之不止於三六者可兼而有之也

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屬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鬥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

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略言其槩取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

太宗曰朕之舊將老卒凋零幾盡諸軍皆新置不曾經歷戰陣對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以先使結伍法伍人為一伍伍法既成將之

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追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軍校此為一等軍校之法以十伍學成因教十伍是名千伍以十千伍學成因教百伍是名百伍此為二等軍校教成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軍校之隊聚而為陣圖使俗行列此為三等為大將者審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大閱者總裨將所教之兵而閱之也稽考陣圖行伍器仗奇號之制度分別孰為之奇孰為之正並裁衆士行罰懲有罪陛下臨高觀之無施而不可焉太宗問靖曰先結伍之說又曰伍法有數家誰有為最靖對曰臣按春秋左傳云鄭其公拒王師為預鹿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古者車十五乘為一偏蓋先車而後伍以伍承車之隙而彌縫其間痛也又司馬法以五人為一伍尉繚子書有東伍令謂五人為伍共一符按於將

何道為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警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

吏之功亡伍而得伍者得而不可
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又有
尺籍伍符尺籍者重其勳首之功於下
尺之板伍符伍伍相承述以上符籍皆
以竹為之後世符籍皆以紙為之於是
失古人之制矣臣酌量其法如以軍言
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蓋五伍數也
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蓋十五
伍數也此則從古者一車用步卒七十
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軍而用騎則
二十五人可以當八馬此則司馬法五
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惟結在
法為緊要小列之則是五人夫列之則
為二十五人夫列之則為七十五人又
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
正六十八人為節餘十五人則每車甲士
三十八五車共一百五十八三百六十八人

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
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
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
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
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
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
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
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
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

為奇正。伍言其卒。不言其將也。此則百
五十人分為二正三十人分為二奇蓋
取左右相等也。橫首所謂五人為二伍
十五為二隊至卒皆因之。此其要法也。
○大將察此句。二等是箇字約工夫
言主將統率士卒不能適以專教故以
伍法授軍校以軍校授偏裨而大將直
董其成耳。蓋惟能察此而後為大將軍
也。察字重看。○五廿五當句通音講伍
法詳矣。而此言五兵五當者五與伍義
同。蓋伍法中推廣之耳。但彼言軍而此
言徒也。考其文五五二十五足當八騎
集一至二為七十五人足當二十四騎
則古者一車合當用七十五人之意也。
即晉荀吳一乘法吳越子左右拒之說
蓋以數演法不可泥定五字謂別有五
樣兵當猶丁也。

甲士三三人之制也。舍軍用騎
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
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
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
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
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
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
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
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

太宗曰朕與李世勣論兵法多同卿說但世勣不窮究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果出於何術乎靖對曰臣之六花陣法所本于諸葛亮八陣法也太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為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為九軍九九八十一小陣八十一小營自外觀之只是一陣而分為八軍與中軍共為九軍也四隅四落相銜相連而不漸續一曲一折皆相對待而不參差古八陣之法制如此臣為陣圖是因亮之法故外仿八陣之舊其畫用方內變六花之體其環用圓其形象六出之花故名六花俗所號爾本

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太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

宗曰卿謂內環之圓外畫之方何謂也靖答曰方生於步步必方以範馳驅也圓生於奇奇必圓以補缺陷也方所以綴其步用方以矩齊其步履也圓所以綴其旋用圓以連綴其迴旋也是以步數定於地地体方故如之行綴應於天齊則千變萬化而不至於亂八陣而為六陣乃諸葛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外畫之方以見步之在足當方正也內點之圓以見兵之在手當圓轉也步數以足法兵教以手法手足便利則攻擊之法不思過半乎兵以兵器言靖答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即步法也教士猶布碁于盤若無所畫之路碁安用之為勝負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猛稱錄

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綴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

敗共若以錄稱鑑皆言起于度量方圓之法也。太宗曰：深乎武子之言為將者不度量地之遠近形之廣狹何以制其勝乎。靖曰：庸將步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欲險其節欲短勢如引箭之弩節如發動之機。駐隊即前所謂兼車乘者師隊即所謂跳盪騎兵戰隊即所謂步騎相半者。臣修孫武勢險節短之術凡立隊相去各用十步。駐去師隊各用二十步。每隔一隊又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吹角一聲諸隊皆分以而立各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則籠其所執鎗蹲跪而坐。于是振鼓為節。諸兵皆起三呼而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勢險節短之法。馬軍從陣背而出亦以五十步。臨戰又加節止前用正兵後用奇兵。現敵八動

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兵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鑑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鑑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

靜如何。于是再鼓之則前變止為奇後變奇為正復邀敵人之來我因其隙而擣其虛。此六花陣之法。大率皆如此也。兵法猶布句謂士之步法猶盤之畫路雖絕不離雖却不散可見教士不可無定步之法也。

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張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吹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

太宗曰曹公新書有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使將吏引兵各就表而布陣一部受敵其餘部坐視不進救者皆斬此等何術乎靖對曰曹公之言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能用兵者但教之以正不教之以奇奇者臨時用變豈有二

坐於百八鼓之三呼三擊三十一
步至二十步以制敵之變馬
軍從其出亦以五十步臨時
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
鼓之前前奇後正復邀敵來
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
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

定之法哉驅眾如驅群羊與之或進與之或退衆不知其所以也但曹公驕而好勝故有是說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又莫敢攻其所短且臨敵而方立表不亦失之晚乎破陣樂名臣竊見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面綴八旛舞人之或左或右曲折旋轉疾趨緩步鳴金擊鼓各有節次即八陣圖四頭八尾制度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如此豈有知軍容如斯盛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作大風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此喻天下之亂也威加海內兮掃敵廓此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思得入以修武備也有安不忘危有不怠亂之意太宗引之以况已言兵法可以意授使之神融而意會不可以言語傳入朕為破陣樂舞唯卿已曉

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

其意于不言之表後世其知我不苟且而作也

在法可以句兵者變事也法者圖机也所以只可以意受之人人亦可以意授之我而意相孚斯變授神而法可傳矣

四表後綴八旂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新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

也

太宗曰陔五方各一色五旗不變五方之色似為正兵乎旂麾二物曲折交衝似為奇兵乎隊數分合以旗為招以角為號隊合旗交吹角開旗分合皆為變態其隊數何往為得宜靖對曰臣參用古人之法隊數分合以旗為招以角為號凡三隊之兵合而為一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之兵合而為二則兩旗相交十隊之兵合而為三則五旗皆交有谷則有分故吹角一聲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隊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隊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隊兵當分散則以合為奇以散為正兵當合聚則以散為奇以合為正三合五開之使三散而三合復歸于正則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焉此隊法之所為宜也太宗稱曰善太宗問曰曹公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旂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

有戰騎陷騎遊騎。今日馬軍於三者何等比乎。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戰騎常居於前。陷騎常居於中。遊騎常居於後。此則是同一馬騎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每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不易轉運。故當教之以正騎隊。易於前衝。故當教之以奇。據曹公用騎之法。前後及中。分為三覆。取覆轉之意。如擲梭然。不言左右兩廂。軍舉一端而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拘泥如此。單騎獨出。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若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當時多少人皆為曹公所惑。

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

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

太宗問車步騎三者一法也。用之在得其人乎。靖對曰不必兼三者皆一法。用亦可。臣按春秋鄭莊公作魚麗陣以拒師。其先偏後伍者。前用車而後用步。無騎共也。謂之左右拒者。言其拒用之拒禦而已。非欲出奇取勝也。晉荀吳伐狄。魏舒勸之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出奇取勝。非用以拒禦而已。臣均用其術。以一馬當三人。車與徒又稱之。三者混為一法。用之變化在乎其人。敵安能知吾車果何自而出。騎果何自來。徒果何自而從哉。三者妙用或潛如

九地之深。或動如九天之高。其智謀如神之妙。不可測度。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太宗曰。陣勢雖隨地可結。太公書有云。必要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左是陣基。所立之表。又必上合十二辰次。其術為如何。十二辰次。即子玄枵丑星紀寅析木卯太火辰壽星巳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寔沈酉太梁戌降婁亥陣營是也。靖對曰。軍中必界畫空地為一千二百步。此開方之形。開方之法。九數之一也。每兵一部。占地二十步之方。廣橫則以五步。立一人。縱則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東西南北中央為五方。四隅空地各有四處。此即所謂大陣容小陣。其法如此也。武王伐紂。使虎賁之士各掌二千。人每一陣用六千人。五陣共用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陳兵

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
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
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
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
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
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
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
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

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
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
之。混為一法。用之。在入敵安
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
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
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
何足以知之。太宗曰。太公書
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
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

太宗曰李勣嘗言知牡方圓實公其之
法中。古有此法否。詰曰。牝牡之法。此
于世俗所傳。其寔只是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是兵
以先我。陽後為陰也。盡敵陽節者。是待
敵陽氣之衰也。盈吾陰節而奪之者。是
盛吾後軍之陰氣。而乘彼陽氣之衰。而
奪之也。此兵家陰陽之微妙者也。范蠡
又云。布設右隊之兵為牝。增益左隊之

兵為牡。以牝喻陰。以牡喻陽也。或曰。或
晚要順。不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各有
不同。在乎奇正之相變者也。左右者。人
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
相變之陰陽。或且而用牝。或晏而用牡。
或牡而示之牝。或牝而示之牡。若執左
右早晏。而不交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
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巳正兵。不言奇。乃
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之正兵也。奇兵
不言正。乃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之奇
兵也。此所謂奇正互相交通之道。兵代
者不正。山谷草木之中。伏藏所以為伏
也。其正如山。言不動也。其奇如雷。動之
疾也。敵入雖在對面。莫能測度。吾奇正
之所。在至也。夫何形之有哉。言無形之
可測也。
其寔陰陽句說。個牝牡反。多了一層究

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
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
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
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
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
兵法。古有是法否。靖曰。牝牡
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
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
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
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
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
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
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
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
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
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

竟直是陰陽一義兵家千舉萬動皆只是陰陽元以盡之

太宗曰龍虎鳥蛇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四音象之此何道也靖對曰兵家詭詐之道也太宗曰可廢之乎靖對曰存其名正所以能廢之也若更廢而不用詭詐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虎鳥蛇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自古兵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急超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泄於外

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

用詭詐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虎鳥蛇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自古兵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急超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泄於外

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借之以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

太宗曰嚴厲其刑深峻其法使人知畏我而不畏敵此言朕甚惑之昔漢光武以孤軍當王莽一百萬之衆當時非有刑罰臨之何能如此乎靖對曰兵家之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而推究也且如陳勝吳廣之敗秦師豈勝廣二人之刑法能加於秦師乎蓋百姓怨秦暴虐爭奮出擊故廣勝因之而克捷也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王莽也王莽篡國之大賊又更變漢家之制度人人切齒此光武所以因而取勝又况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士之衆所以自取其敗陳勝吳廣楚人秦二世元年起兵于蕪王尋王邑皆王莽將也臣按孫子

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

曰士卒未親附而驟罰之則不心服士卒已親附而罰不能行則不可使用此言尼為將者先有恩愛結於士卒然後可以嚴刑而罰之若恩愛未加而獨用峻法必能濟焉太宗曰尚書胤征篇有言威勝厥愛信事之有濟也愛勝其威仁功之無成也此言何謂也靖曰恩愛施設於先威刑施設於後不可相反也若刑先加于前而以恩愛救之于後無益於事矣尚書之言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言萬代不可刊削太宗曰卿平蕭銑之時諸將皆欲贖為臣家賞以賞資士卒卿獨不肯從以謂昔蒯通不見戮於漢高既而江漢之間率皆歸順朕由是思惟古人有言曰文能親附士衆武能威服敵人其卿之謂乎蕭銑梁之後為羅川令隋恭

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

義寧元年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唐武德四年討平之。靖對曰。漢光武平赤眉賊。梁崇等入其營中。按轡而行。無有疑懼。賊皆喜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度人情。本不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者征討突厥。總率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如魏絳之疑。楊干如穰苴之斬。莊賈也。亦不過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謂文武全才。則何敢當之。楊干晉悼公義亂行于曲梁。魏絳戮之。莊賈監軍期而後至。穰苴斬之。

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崩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

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率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

太宗曰昔朕遣鴻臚卿唐儉出使突厥將以行間也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唐儉為死間朕至今心疑焉此事如何靖再拜而言曰臣與唐儉比肩事主料儉所說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故臣因其懈而縱兵擊之所以去突厥之大患不顧唐儉之小義也人謂臣以唐儉為死間非臣之本心按貞觀四年李靖李世勣破突厥頡利竄于鉢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甲辭內寔猶豫謀走靖北靖引兵與世勣會曰道謀曰頡利雖敗其兵猶盛若走度積此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嚴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訛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

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襲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為國家之大事不顧朋友故云不顧小義臣按孫子用間之說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篇末云水能載其舟亦能覆其舟然或有用間以成功或有憑間以傾敗者若自束髮以事君當朝而正色忠以盡臣之節信以竭心之誠雖有善為間者安可用其術乎唐儉之效死小義安能間人陛下又何疑焉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小之人所能為乎周公以大義滅親何況一出使之人乎朕灼然無疑矣管叔以武庚叛周公討而誅之是大

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也

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小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出使之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為主

義成親也。太宗曰：兵貴為主而不貴為客。貴速而不貴久。是何也？靖對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云：糧悉輸，則百姓皆貧。此越境與師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可無藉于民。糧不可三載于國。此兵不可久之驗也。臣常度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而為主，變主而為客之術。太宗曰：王客相變之術，何謂也？靖對曰：因糧於敵人之境，此變客為主也。敵飽吾能使之飢，敵佚吾能使之勞。此變主而為客也。故兵不拘為主為客，在運在遠。唯發必中，其節所以為得宜也。太宗曰：古有此主客勞佚相變之道，不靖答曰：昔越勾踐伐吳，則越客吳主。以左右二軍，夜鳴鼓而進，吳王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而逃。嚴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明驗也。後

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

趙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亦勞苦也。石勒遣其將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定，而澹率來追。石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安然取勝，此變勞為佚之明驗也。古人如此者甚多。周公大義句，太宗引以証靖之不惰，唐儉意耳。

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謂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有之然用以拒敵而已兵貴致人之來非但欲拒禦之也太公六韜書中言此二物乃守禦之器具耳非攻戰之所施也

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大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問對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步兵不能當車騎之蹀躞以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墓險阻以為固又孫子云天隙深宵之地丘墓故城之所兵不可處此說如何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在乎禁止妖祥之事除怯狐疑之心倘主將心有所疑惑避忌則群情皆動搖群情動搖則敵人必乘釁而至故安營據地要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馳逐宜戰守此人事之便也若絕澗天井天隙天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皆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宜引而避之防備敵來乘我不然丘墓故城非絕險之處我若得之可以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家之至要也
用衆在乎心一切下文禁祥去疑言能禁去妖祥之事則心自專一矣將心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對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

既專則群情不為用之攻戰無不奮矣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有甚於兵者行兵誠有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嫌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于事宜者卿當丁寧誠諭之請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自守以刑伐入此謂之刑德非陰陽家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詐之道可使入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常之將泥於術教此所以多敗不可不

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立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

告誡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知之○行兵便於人事可人事指入和言此師行兵固以制勝為本尤必以入事為主八事和而兵不難於行矣與主將便乎八事不同

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請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

太宗問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其宜耳前代行過事述誰為善此者靖答曰秦

符堅總統百萬之衆而破敗於淝水之上此乃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光武命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兵而屯相去僅二十里述來攻吳漢劉尚出兵合擊遂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欲分而不能分爲糜擊之軍欲聚而不能聚爲孤獨之旅即此謂也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寔知其法遂取中原及王猛卒符堅果敗于淝水此糜軍而不能分之謂也吳漢爲光武所委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而能合之謂乎漢光之得符堅之失其事迹足可爲萬代之鑒

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爲糜軍聚不聚爲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

太宗曰朕觀兵書千章萬句不出乎多設方畧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對曰誠如陛下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差誤則我師安能勝哉譬如奕棋之法兩敵相角智術均焉一着或有差失畢竟莫能救矣是則古今勝敗大率只由一時差誤而已况於多矣者乎太宗曰攻與守一事其寔爲一法汝孫子言善能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能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孫子所言攻守止此兩句不言及敵來攻我我亦就而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因而守之攻守之法而家勢均力敵其術奈何靖對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甚多皆言守則不足非乃弱也故

猛實知其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糜軍之謂也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

未者可勝之札也。攻則有餘，非力強也。敵有可勝之隙也。後人便謂不足為力之弱。有餘為力之強。蓋不曉情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非單重守謂敵人未可勝之札則我且守待敵有可勝之隙則攻之。爾非以力之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即敵當攻而反守之。我當守而反出攻之。一役既殊故不能三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之形。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有餘。也不敵以勢力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我。此是敵人不知其所攻者。所以隨我計也。示敵以勢力之有餘則敵必自守而不敢出。此是敵人不知其所守者。所以被我驚也。可攻與可守只一法耳。但敵

哉。譬如奕者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

與我分二形而遂為二事。若我事既得則彼事必敗。敵事若得則我事必敗。一得一失。一成一敗。彼我之事分而為二焉。其寔攻守者法一而已矣。能得一者百戰而百勝。故曰：知彼之虛寔。知我之強弱。雖與入百戰而不危殆。其能知一之謂乎。李靖再拜曰：深遠聖人之法也。攻是守得。張勳之札守是攻得。運籌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知攻而不知守。知守而不知攻。不唯二其攻守之事。又二其攻守之官。雖口誦孫吳之事。而心不思其妙用。攻守兩齊之說。其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家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與守一道乎。靖對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究攻守之道。但講之不明耳。夫攻者不其攻敵人之城。擊敵人之陣而已。

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意。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一役既殊。故不能一

必有致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於全壁壘堅固軍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所待焉。太宗嘆曰。卿言誠哉。朕嘗臨陣。不先求勝敵也。但先料敵人之心。與己之心誰審。然後彼之虛實可得而知焉。亦不能必我勝也。必先察敵人之氣與自己之氣誰治。然後我之強弱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為兵家之大要。今之將臣安足語此。然雖能知彼。虛實苟能知己。強弱安有失利者哉。靖對曰。孫武所謂先為己有不可勝之備者。能知己者也。以待敵人有可勝之隙者。能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之實。可勝在敵之虛。臣斯須之間。不敢失此誠。千言不出句。以術誤敵為兵家制勝之要道。人多不悟。往往紛擾而不得其旨。竊故古人祕藏之。雖千言萬句。要不外

乎多方以誤之。一也。也要把多方以誤。一句說出許多妙用。來。得。章。不出。一句之妙。○用。在。壁。壘。外。一。人。之。為。道。專。心。致。志。兵。亦。猶。然。一。着。不。是。滿。盤。皆。空。甚。言。棋。之。不。可。誤。也。而。况。為。死。生。存。亡。之。大。乎。與。教。王。布。棋。于。盤。不。同。○攻。守。二。事。句。守。以。藏。攻。之。用。而。攻。以。收。守。之。功。事。雖。為。二。其。實。一。法。而。已。○攻。守。兩。齊。句。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原。無。兩。說。○攻。心。守。氣。句。攻。心。如。荀。息。之。壁。馬。輸。虞。犁。組。之。樂。饋。魯。是。也。守。氣。如。李。牧。之。收。休。士。王。剪。之。休。士。養。兵。是。也。○知。彼。知。己。句。知。彼。者。知。彼。之。心。而。後。可。攻。也。知。己。者。知。己。之。氣。而。後。能。守。之。也。

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或感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

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宜雖口

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
 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
 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
 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
 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
 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
 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
 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

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
 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
 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
 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
 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
 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
 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
 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
 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有可以奪氣之法
敵人早朝初至其氣銳盛待至晝時其
氣怠倦日暮飢疲其氣欲歸善能用兵
者避敵入新氣之銳盛擊其書惰之怠
端此說如何靖對曰夫以含生稟血鼓

舞動作與敵鬪爭雖至死不省悟者氣
使之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審察吾之
士衆激發吾之勝氣乃可擊敵焉吳起
論將篇言四机以氣机為上無他道也
若以一將之力驅士卒而赴敵其銳有
限如能使人人樂於自鬪則鋒銳莫當
孫子所謂朝氣銳者非限以時刻而言
也但舉一日自始至末為譬喻也凡三
鼓而敵人之氣不竭不衰則安能必使
之置而惰暮而歸哉蓋學兵書者徒能
誦讀文字而不能變通妙用至為敵人
所誘耳苟悟曉奪氣之理則兵事可任
使矣
四机以氣句為將能操其氣机使士卒
之氣長銳則不必金湯而固不待間謀
而勝不俟車馬與械之精堅而自無敵
此四机必以氣為上也

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
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靖
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
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
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
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有可以奪
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
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情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
鼓作鬪爭雖至死不省者氣使
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
士衆激發吾勝氣乃可以擊敵
焉吳起四机以氣机為上無
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
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
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
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通兵法不識久後可以任用否然非朕控御之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如何控御之治太子名也靖對曰為陛下計莫若黜退世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太子之恩圖補報于國爾于理亦何損乎太宗曰卿言甚善朕用此計無所疑矣按唐紀貞觀二十二年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朕今黜之若其即行僕殺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望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登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太宗曰李世

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

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之大政他日二人如何無忌長孫皇后之兄也靖對曰世勣忠義臣可保而任之長孫無忌既有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為輔相之職可為尊寵矣然外貌雖若下士內實嫉賢者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恐其中傷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志舊因以稱其下犯逆節自被顯戮皆無忌致之如此也今因陛下詢問臣臣不敢辭避其說太宗曰卿勿泄漏也朕徐思其處置之道侯君集貞觀十四年領兵滅高昌十七年勣太子承乾反被誅

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

太宗曰漢高祖善能將將其後韓信彭越見誅夷其族蕭何以請上林地令民人入田下廷尉獄何故至于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將之君當秦氏之亡也張良為韓報仇陳平事項羽羽使平擊殷王降之及漢下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即日拜都尉使駟乘典護軍韓信教以策于羽不用亡歸漢因蕭何之言立為大將是一人者皆怒楚不用故假借漢之威勢自為奮發爾至于蕭何曹參樊噲灌英悉由逃亡性命漢祖因而用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

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

後復立人人各懷忠其舊國端事其主則漢王雖有能將將之才豪傑之士豈為漢用之哉鄒食其說漢立六國後漢王從之趙刻印張良謁王王方食其以告良良請借箸為王籌之極言其不可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何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軍未嘗乏絕靖謂漢高得天下皆張良借箸之謀蕭何轉漕之功也以此言之韓信彭越皆見誅夷范增不見聽用其事則同也臣故謂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將之君漢因陳平計間亞父羽果大疑之亞父怒請散骨端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太宗曰漢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雖鄧寇耿賈之賢皆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者乎靖對曰光武雖無籍前八締構之

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

業易於成功。然王莽之勢不下于項籍。鄧禹寇恂之才。未過蕭何曹參。光武獨能推赤誠以置人腹。用柔道以致洽安。故保全功臣賢于漢高祖遠矣。以此評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為得之。張良借箸二句。借箸之謀。教不可樹也。使高祖驅一羽而無分顧之憂。非良而何。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而况行軍三年。其國未有不貧者乎。甚矣潛軌誠得天下之本也。○光武保全句。靖未免有。功高位極之虞。誠恐太宗深贊漢高。則韓彭已事。光武以柔治保全誠賢于高祖遠矣。

太宗曰古者帝王出師命將齋戒三日授之以鉞命之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推其車轂命之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之命也。朕謂此命將之禮久已廢矣。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卿為何如。靖對曰臣竊謂聖人制禮致齋于宗廟者所以假借威靈於神也。授斧鉞又推車轂者所以委寄以生殺之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可否告于宗廟而後遣此則整以神之威靈亦至也。每有任用將帥必使之便宜從事將軍前此則假借以威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此皆盡古帝王之禮其義相同焉。更不須參定上曰卿言甚善乃命近侍之臣書此告廟便宜二事為後世人君之法。

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帝王出師命將齋戒三日授之以鉞白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白從此至地將軍制

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不用可乎靖
對曰不可廢也兵者詭詐之道假託以
陰陽術數則可使貪使愚此所以不可
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自明哲之
將不可以為法昏暗之將則拘泥之廢
之亦宜靖對曰昔紂以甲子兵用師而

亡武王以甲子兵用兵而興以天官時
日言之甲子則一也殷室亂周室治興
亡斯異焉又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
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而
彼亡果克慕容超由此一事言之可廢
明矣然而田單守即墨被燕人所圍單
故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師言
燕人可破單于是以火牛出擊燕兵遂
大破之此是兵家詭詐之道天官時日
亦似此耳太宗曰齊田單假神怪而破
燕兵太公焚燒荊龜而滅殷紂二事相
反又何也靖對曰其机則一也或逆而
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
至牧野遇大雷驟雨旗與鼓皆毀壞損
折散宜生欲卜得吉而後行此則因軍
中疑懼欲假借占上以問神焉太公以
為荊樹草也龜枯骨也皆無足問且以

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
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
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
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
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
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
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
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
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
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
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
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
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
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
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
發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

臣而伐君。倘上而不言。又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机于其前。太公成机於其後。逆與順。雖殊異其理之極致。則相同。臣前所謂術與數。俱不可廢者。蓋存其机於未萌耳。及其成功。在盡人事而已矣。

天官時日句。陰陽時日以正理言。則可廢。以詭道言。則又不可廢。蓋田單託神怪而破燕。此詭道也。若天官時日。亦以詭道使入。猶此。即猶託神怪而破燕之意。○二事其机句。兩人作用。雖不同。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其所以鼓舞動入以制勝者。未始不同。事雖反而机則同。

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恠而破燕。太公焚菴。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

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馬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不必論更有誰堪大任者靖對曰陛下嘗言世勣與道宗凡與敵戰不采大勝亦不致于大敗萬徹若不勝即大敗臣愚因思聖上之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乃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成功者也故孫子云善戰者先立于不敗之地而不致有失以致教人之敗也節制之法在我云爾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勝即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既已相臨我欲言不與戰安可得而不戰乎靖對曰昔春秋時晉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亦曰逐人奔走之兵不欲其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節臣謂緩者御馬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易出戰哉故古人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如此兩者非相玩也各隄防其有未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彼此兩陣辭又均勢又等有一失于輕肆為彼所乘則或至于大敗理勢使之如此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之所守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緩不及臣謂緩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

勢之慮。太宗曰：不戰在我。此言何謂也？靖對曰：孫子云：我不欲與敵戰，雖是畫地而守，敵人不得與我戰者，垂鑿其所往之初心也。若敵有入而與我等，則兩軍交退之間，未可以圖謀也。故曰：不戰在我之自守也。若失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能動敵國者，示以形之弱，敵必來從之。予之利，敵必來取之。以利動敵人而使之來，以本待其至，而破之。本謂修我之奇，止繕我之甲兵，嚴我之隊伍，用我之號令，教若無人焉。不知我之虛，見我引誘，必來求戰，吾得以乘其勢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勢之虛。

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垂其所之也。

敵有入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入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國必昌，失其法，則國必亡。今卿為纂述，歷代以來，善節制之兵者，其圖來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於後世。靖對

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併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皆已精悉不為畧矣歷代名將用其一二以成功者亦衆矣斯豈不可為後世憑藉之書哉但史官皆文墨之士鮮克知兵法止處誇其陣勢不能記其當年之定跡焉今蒙天子詔臣不敢不奉詔自當纂述以聞

深乎節制句節制即以古黃帝八陣太公二才陣司馬伍兩孔明之天衡地軸講深者謂其布置之間定有徇乎陰陽之妙存焉

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細至微妙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與陽地之說險與易善能用兵者能以陰奪陽能以險奪易即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若夫將法之說則在乎任用賢知之人便利戰守之器二畧云得賢士而任之則國必昌管子云所謂戰攻之器必欲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與人戰而能屈服人之兵者上也與人戰而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固守者下也以此較量孫武所著之書三畧之法皆全備焉靖對曰觀其所著之文述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此三人者脫然高蹈引去而不知其所往非其平日之知道安能如此乎若燕之樂毅齊之管仲蜀

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定跡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曰臣嘗分為三畧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與易善能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

之諸葛亮以之而戰必勝以之而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者安能如此哉乎其次如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司馬貴非任用將帥選擇材能繕完甲兵以自固安能如此哉乎故習兵家之學者必先自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入深妙矣不然則是作之者垂空言學之者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者流已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于人亦不可不傳于人卿其慎之請再拜而出盡傳其書與李世勣

學者當漸句言兵法是最微渺若入門不有節次則胸中漫散而無歸着了當必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逐漸而至○孫武著書句言道天地將法載于孫武之書等級倫載絕無遺略學首願可不漸進以求其至耶

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二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

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二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

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
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小林氏藏

